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八
論語
公治長

113
863
8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八

祁昌穀天祚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范 倫俊升全校

汪繼堪子任

論語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

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章全旨

此見聖人擇配之旨賢可妻也主素行說此句重下二句不過言其無害于可妻非可妻之實也有

道二句亦以見其賢耳非以為榮幸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

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為之妻也縲黑索也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入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心

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參大全夫子嘗謂吾門有公冶長者，其素行之實有可妻之道也。雖有在縲紲之中，一事非其自取之罪，則無害于可妻也。遂以其子妻之。

析講二節皆敘事，不但記言也。故上曰：子肅下曰：以其孔子語只夾和在裏面，又一體。○指南聖人取士於迹外，重表兩賢之素行，擇配意只帶言，然兩邊形處一，則曰：非其罪，一則曰：免于刑戮，可見世法固不足以拘人，而制行必期其無玷兩節俱平說。其子兄子皆親親也。公冶南容皆賢賢也。○朱子曰：雖嘗陷縲紲而非自取，則其平昔之賢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縲紲為可妻也。蒙引：可妻全在素行上取他縲紲二句，是替他分解被累事，以見其無害于可妻也。○集解：孔曰：姓公冶名長，刑疏。

家語云：字子長。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

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籍又名，適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謚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于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賢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賢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為避嫌，則大不可避。

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參大全夫子又嘗謂吾門有南容者，能謹言行人也。使當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必能以言揚以行舉，而不廢棄便當。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于刑戮，其亦賢而有可妻之道矣。遂以其兄之子妻之。析講兩事必不是一時事，作一處亦似合傳。○上節自子已然下節信其當然也。○附錄弟子解云：南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弟子行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于詩也則

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不廢免禍非南宮縚
寔事以其能謹言行據理而言之也此重在賢
而可妻上非以其能榮妻子保妻子而妻之也

子賤章全旨

此章見人當尊師取友意上二句嘉子賤之成德
下二句原其德之所由成正見子賤能取友以成
其德然亦是把子賤來做個尊賢
取友的樣子不徒贊美之已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為取斯

焉於
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
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
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參淺說夫子嘗謂學者學為君子也吾門有子賤者其成德
之君子哉若人乎然斯人所以成斯德者亦由能集眾君子
之益耳若使我魯無眾君子者斯人其何所取友以成斯德
乎甚矣魯固多賢而若人之能取諸賢為
助也有志於君子者宜知取善之益矣

析講麟士云此亦敘記之詞曰若人曰斯皆隱語但門人知
謂子賤故繫之也○暗重取字子賤能取夫多賢是正意
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不如此看則是君子成德全靠
別人了○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一人
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故能
鳴琴而理民不忍欺出說苑○上君子兼質與學說下君子
本尊重禮教崇信義來有賢可尊則多所嚴憚有友可取則
多所切磋故足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
而成其德然重在子賤能取君子上

子貢章全旨

此夫子與子貢之語中寓進之之意○張氏曰瑚璉
雖貴終不免于可器也賜能因其所已至而勉其
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夫子言此正欲由器而至子不器
也朱子曰子貢之器可貴而不可賤宜于
朝廟而不可退處亦是子貢之偏處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
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

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參淺說：子貢好方人，因夫子以君子許子賤而問曰：遊夫子之門者多，有所就，不知賜之所造何如？子曰：汝之才可適于用，蓋成才之器也。子貢曰：器之名雖同，器之爲類不同。賜果何器也？子曰：汝是器中之瑚璉也。瑚璉用之宗廟而飾以金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女之才明敏通達，足爲邦家之光，何異于此？殆非凡器之所可同日而語矣。

析講器字且渾講瑚璉方可大發。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金玉，故曰美華。子貢之才可使從政，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何如之問，雖從許子賤來，然弗露出器與瑚璉俱是借字形容，勿作譬喻說。言器者取其才之可用也。言瑚璉者見其器之不凡也。蓋卽上器字而指寔言之耳。瑚璉可施禮于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于四方，可使與賓客言，正相類也。子賤之德，子貢之才，當時畢竟有高下至聞性與天道，則可取者不止于才矣。此章深見佞之不足尚，當時輕仁重佞，或人論仲弓重在不佞，故夫子兩言焉，用佞以曉之，不知其

或曰章全旨

仁輕帶不可把仁字佞字並看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爲人厚重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參太全春秋：時人爭尚佞矣，聖門有仲弓者，其爲人厚重簡默，與人情徇外務名者絕不相同，故或人論之曰：雍也固可謂仁而優于德行矣，而惜乎其不佞短于言語之才也。析講朱子曰：佞不是諂，是個口快的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處反。禦，當也。猶應荅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荅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

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泰輔氏夫子曉之曰汝以不佞為雍病是必以佞為賢矣自我言之人之立身行己亦焉用佞為哉佞者一時抵當人處全以利口給辨撰出說話心口原不相副徒多取憎于有道之人何益哉汝以雍為仁仁道至大我雖不知其有得於仁否然雍之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亦焉用佞哉析講或人稱仁意輕而重短其不佞夫子不許仁意輕而重喜其不佞或人認厚重為仁夫子所謂仁則指心德之全而言也或人謂反簡默而能應對為佞夫子所謂佞則指能亂義而無情寔者言也心口不相副則招尤取怨人謂君子也口才雖俗人所賢寔君子所惡不知句輕但以起下句也上焉用佞是泛言再言焉用佞蓋為以不佞病雍設也

子使章全旨

此章見聖賢貴真信之學夫子于及門獨使漆雕開仕開之學問夫子必信之有素開猶以未能信為對故夫子說其篤志于學而不安于小成見得聖賢學問在此即經世事業亦基于此使開說開總非兩意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泰大全子使漆雕開仕必其學有所得而可以用于世也開對曰明理而後可以治人吾于斯理尚未能真知而深信不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也觀開此言足徵其所見者大所期者遠其一念求道之心必欲求至于真知之地而不以小成自安可謂篤志于學矣故夫子悅之可見君子于斯理隨其所得可以適于用尤必信其所得可以大其用夫子悅開之心非即使開之心乎

析講饒氏曰集註釋說字有三其寔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于小成故篤志○語類看他意思便是

把個仕都看輕了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個理不可分別○**麟士**云此亦是敘記之體合首尾方可見開不要只說吾斯一句○**斯**字不越修己治人之理信是真知寔見即令人云自家信得過之謂也開見得道理要到那自信處方可應世便有大學明親止至善規模這等見解與尋常瑣瑣者不同故曰已見大意知得治己工夫到得盡頭處方可出來治人又知得自家未到信底地位此皆見道分明處

道不章全直

此見夫子不忍忘天下之心味首末二句總是始終為道倦倦至意因道之不行故發此嘆其欲由從已譏由無裁皆無聊之意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浮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

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泰序夫子憂時憫道而設詞曰舉世皆不我用道不行了吾何事周流將乘桴以浮于海而求與世辭耳從我而往者其惟由也與子路素懷憤世之心一聞夫子避世之言遂信為實然而喜其與已子曉之曰由也不憚浮海之困而敢于必行好勇可謂過我矣但無所取其事理而裁度之以適于義也夫海其真可浮也乎

析講裁謂裁度事理君子決不可忘天下此乃事理也○**陳氏**曰既曰勇于義又言不能裁度事理以適于義何也蓋勇于義是果見大意能勇于行不能裁度云云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務勇決行之意○聞之喜須云夫子憤世之心子路乎白已識得而其心與聖心同憤斯世之亂久矣故一聞浮海之言以為真欲長往而不返故忻然欲與夫子偕往耳不然輕信易喜是乃全無分曉之人何以為子路無所取裁未要見浮海之事若裁之以義自是不當往而聖人之心終不忍忘天下也

孟武章全直

此章問答俱以仁字為主而帶說志字亦有勸武伯以器使意三可使字皆是據其才之所優者而

稱許之與其才正是許其仁處○熊氏曰兵農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參序孟武伯問子路其果全其心德而為仁矣乎子曰仁道至大其或有或無吾所不能知也析講不知宜渾說為又問地○三子之心不是都仁俱只不純耳不知只空說仁蘊于中而難知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便是註中日月至焉等意且弗說出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參淺說孟武伯以夫子必知之而不言又問子曰由也好勇

以千乘大國而使治其兵賦必能時其訓練而可使有以作其忠義而可使知方此其可之才也

若仁則不盡于治賦者吾不能知也析講治賦兼有勇知方○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于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三不知其仁俱以學言可使治賦從子路好勇上見其優為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參序夫不知由之仁則求可例矣而武伯又問求也仁道何如子曰求也多藝如千室之大邑百乘之大家可使為之宰而緩衆撫民理煩治劇此其可見之才也若仁則有不盡于為宰者吾不能知也

析講麟士云千室之邑有邑長如季氏欲使閔子騫為費宰

之類百乘之家有家臣如冉有季路臣于季氏之類通謂之幸○幸邑主治人室家主治事○可使為宰如區畫深而財用以足條理密而衆務以舉是也此從來多材藝上見其優為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

也不知其仁也

朝音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參邢疏夫不知求之仁則亦可例矣而武伯又問赤也仁道何如乎子曰赤也禮樂中人也若令束帶立于朝廷可使與鄰國之太賓小賓言語應對自能不亢不卑不辱君命此其才之可見也若仁有不盡于應對者吾不能知也夫可知者三子之材則在武伯當有掄才之思矣夫子之意深哉析講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禮儀及朝聘之事言赤可任此官也○按武伯問三子之仁夫子三不知其仁是正答是不輕許意非圖圖猜謎語帶言其才可知以明仁

之難知也○可使與賓客言主詞令上說是道存而不亢而不至于取禍詞遜而不屈而不至于取辱意此從赤素嫻禮樂上見其優為○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不是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耳○存疑仁者心之全德純于理者也才者人之所能稟于氣者也有才者只憑氣稟做去亦能有成但恐未純乎理且或長于此短于彼仁則天理渾然泛應曲當誠于此動于彼若夫子之得邦家立道緩動有自然之應矣此才與仁之別也

子謂章全旨

此夫子借回以進賜也子貢多學而識原着在問見上用功夫子却把如愚的顏子一對正是提醒他處弗如之與與孰愈之問同意通章精神全在起末二節蓋首節是欲子貢自知其不愈末一節是欲子貢不自安于弗如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參序子謂子貢曰汝自視所學與回也孰勝蓋將觀其自知之明以激其進機耳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二以知三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參大全對曰人之分量淺深高下自有不可誣者賜也何敢望回即以此知論回也天資既高學力又到如所聞者一以知夫十其于天下之義理知得周遍始終無遺賜也資秉既庸工夫又淺如所聞者一但以知夫二其于天下之義理僅無執泥漸次開明回愈哉子貢之言若此蓋自以為弗如回也

析講一二十不是限定件數○朱子曰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照去兩句當玩味○顏子無所不悅可為知十之驗子貢告往知來可為知二之驗○一十二總是借來以言始終彼此也知兼資學說此

二句須說得抑揚如云回固這等好而賜不過這等何敢望回哉知十不是真有十件只是一理而徹首徹尾都默識心融知二亦不是定知一件亦只是不滯而能得于意言之表便是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參大全夫子因而與之曰女之造詣誠弗如回也凡人有不及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女有自知之明而又不難于自屈所造未可量也吾與汝弗如之說也

析講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的方擔荷得去如子貢所行雖未定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人至顏曾而下便要第子

貢所以夫子每每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輔氏曰
自屈生于自知自屈之明則不難自屈且自知之明則不安
于已知不難于自屈則不盡于已至夫子所以許之○按宋
子前一條方是與弗如當下之意輔氏說則是與弗如將來
之意○夫子語氣只就子貢言上說正許其能自
知而又能自屈也不必說到將來可進于回上

宰子章全旨

此聖人警惰行者而婉致其責首節其詞切而使
之警末節又引咎自家以使之愧無非欲其去昏
惰而勵寔行耳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子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
汚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鏽也言其志氣昏惰
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所以深責之
參尸古之學者以勤勵不息自強宰子有一日焉當晝而寢
夫子責之曰木之堅者可雕也若朽木雖欲雕之無所施其
巧矣牆之堅者可朽也若糞土之牆雖欲朽之無所用其飾

矣人之有志者可教也今子也志氣昏惰如此則
教無可施吾雖責之亦無益矣於何誅而責之乎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

聽其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

行去聲

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
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
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
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子不能以志帥氣
居然而倦是寢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
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子也
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
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參淺說宰子平日能言必皆好學篤志之論今也晝寢則是
行不逮言故夫子既責其志氣昏惰復重儆之曰子之昏惰
固不足責而吾之鑒子則有深懲矣昔者吾于人也聽其言
如是則信其行如是不復疑其素履之何如也而今以後吾

于人也以為能言者多躬行者少故聽其言如是不遠信其行如是必觀其行之寔而後信之我之所以改此輕信之失者蓋於子而然豈得已乎觀子言而知學者不可不謹于言而敏于行也

析講註與語詞當作乎字看猶云於子乎何誅與子乎改是不日乎而日與殊深感嘆也○始吾于子四句不是傷今思古蓋始非古也只是夫子前時耳改是謂始失之跡累人或售欺今改而詳審亦非始忠厚而今刻核也○始吾于子四句俱要暗指宰子以勤惰入講亦須抑揚說始吾于子如是而自今以後則不然方見改是意○宰子晝寢是志氣昏暗便是自棄夫子既責之而又警之皆因晝寢而發也本責宰子而曰于子何誅本無聽言信行之失而曰于子改是其所以責之警之者深矣

吾未竟全旨

此夫子嘆剛德之難以首句作主下不足于或人之所擬者正以見剛之難見也知楊之非剛則知剛之所以為剛矣○剛者以人言剛之本體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謂所守堅固而一切利害死生貧賤富貴皆不足以搖其中而屈之是也此必如曾子之反身循理孟子

義無不集始足當之但夫子說今未見須渾渾講不剛者原未說出剛之本體故或人舉申根以當之○虛齋云此剛字即易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剛字純是天理立得定守得固不為事物所撓屈難限定說不屈于欲有欲故屈無欲故不屈不屈虛說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慾焉得剛

焉於虔反○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嘆其未見申根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撓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爾

合參子曰夫人必有剛德而後可以自根今之人且趨委靡矣求其可以剛名者吾未之見也或人不不知所為剛對曰夫子之門若申根者非乎子曰人惟心之無慾方可進于剛今根也多嗜慾則見其可慾者必喪其所守而志氣且為之屈

矣焉得剛而不屈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如這刀有此鋼則能割物然則鋼自是不屈底慾則裏面方着些鉛錫不可謂即屈于鉛錫也但從外面看亦是下把刀相似此或人遠有申張之對與○凡語意皆以陷下為理然又有必不可陷下開說乃矻者如管仲器少及此吾未見剛一句是也無慾為剛方是明其所以然之故若首尾先道破即下文亦何異質蠟○按剛不單指無慾夫子未見剛之嘆原非為申張而發焉得亦只就極而言其慾之非剛非可云吾未見天下無慾者若指定無慾即剛則廉如原憲便可謂剛乎剛自無慾不消說慾則無剛亦不消說然天下儘有澹泊寡管而未必堅強不屈者固知剛不但僅與慾相及也但看圈內註自明不可又雜圈外一字○或以人以張為剛就氣質上看夫子只就他心中粘帶隱微處識破申張想悻悻自好的人慾者有所歆羨而溺于物也與欲字通套說者稍異人心有一點慾則自反不直而氣欲然饒矣○朱子云凡人縱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一纔有此慾便被他牽去此中便無主焉得剛馮厚齋云張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則外物

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為外物之所奪耳

我不章全章

子貢以無我自信而夫子抑之抑之所以進之也及字就目下言不就後日言不欲無加一句一氣讀方見得自然下句無字重仁恕之異只在無與勿上分子貢本不識得以已及人便是仁者之事只信口說去未免太覺自然夫子恐其以恕為仁不更求進故曰非爾所及非謂其終難及也然仁恕字面在子貢夫子口中却不可露出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參木全子貢自言其志于夫子曰人曰同此心理此非理之事我所不欲人之加于我也我亦欲無以此加之于人夫

少曰勿加而曰無加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曰賜也非

爾今日之所及也亦于此求勉焉可耳

析講不欲入之加諸我自是非禮加我之事但不欲亦欲猶云不要也要若講似人之以不欲加我便與亦欲二字不相

照應○仁恕只是生熟難易之間孰是仁生是恕自然是仁勉然是恕○子貢口中說个我字吾字將無加看得大易便有自在無難意夫子以非爾所及勵之正謂其目前地位尚未到此欲其從強恕工夫做起不

是攔截語也兩下口氣最宜體貼

夫子章全旨 此見聖門施教有序而學者貴于自得是子貢既聞性道而嘆其美也意重下半截聞不聞雖就學者

者看出然不阻人以可聞不強人以不可聞正夫子教不躐等處畢竟重在教上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是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

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參太全子貢得聞性與天道而嘆其美曰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詞自然成文有章者所謂吾無隱乎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學者皆可得而聞也若性與天道別淵微精與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臆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益故罕言之非資敏學到地位已高者不可得而聞也

析講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于物故曰天道此理具于人心未應于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問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朱子曰固亦是發見處然子貢當

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麟士云性道即文章宋儒已有此解晦翁深

闢之大都令人所尊之說皆是前人聞過搜出示異耳不知教不躐等四字鐵板難動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是說他不輕言蓋就其未言之時說若說言矣而不可聞便是說他不輕言蓋就其未言之時說若說言矣而不可聞便

覺尼山諸賢皆衰如充耳可笑○二聞字畧有分別上聞字
兼見字在內是耳自可用者也下聞字屬心即朝聞道之聞
有領會意曰罕言便見非全不言但不輕言也不可待聞非
一無所聞但不可以易聞耳文章性道開說不必互發時講
有云文章性道總是一原時文遂有性道即文章文章即性
道等語于教不躐等意未免大悖○陳新安曰堯之文章夫
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舜達而在上其文章見于
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見于吾身在天下
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詞言也

子路章全旨

三句一氣讀勿斷是形容子路急行之心與他處
時勢所妨只是方聞了未到那
行時註中以及字替能字最是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繼也○范氏
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參序子路勇于進道聞善必行若纔有所聞而未之能行的
時節則其心惕然惟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繼孜孜勉勉必
力行其所聞而後已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子路不急于所聞而急于行此古人為己
之寔處○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為弗及而
著之夫子以為兼人而退之何也胡氏曰門人弗及其行之
勇而著之推敬之詞也夫子恐其從事乎行之勇而退之幽
成之術也○此是記者將無作有極力摹擬之語善言善行
之來隨聞隨行必欲行盡天下之善即是子路心事惟恐二
字正形其汲汲皇皇不容自已光景唯恐有聞非不欲聞也
正欲急行其所已聞以預待其所未聞也未行之時唯恐有
聞既行之時又唯恐無聞矣此意亦可推說

孔文章全旨

子貢疑孔文子之文分明有不足其素行之意未
子答之只據其寔事舍乎謚法故謂之文非許其
人亦未論及其污行也玩是以一字也字語氣只是就此一
節上取他有不求備言○謂之文有說謂學問所得皆華
國之文章是把文字在學問後一層看了殊不知勤
學好問即文也但學問須切太夫身上不可說太深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來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參集解子貢問曰諡者國之公論文者諡之美名孔文子之爲人似無足取乃後得諡爲文果何以謂之也子曰文子資識敏疾却不敢自恃而能好學文子雖位爲大夫却不以勢位自高凡位在下者能問之不恥夫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今文子之好學下問已如是是以謂之文也析講大全史記諡法解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經緯天地道德博聞勤學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體

賜民爵位俱曰文○朱子曰此章爲論諡而發○敏而好學二句須一直說下學與問非兩事問亦所以資其學也好與不恥非兩心不恥下問正其好學之心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好問亦是他的好處周禮諡只有三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主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擇其尤善者一事以爲諡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爲諡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于惡然後名曰幽厲耳

子產章全旨

此章只作稱美勿寓不足之意○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者故曰

君子之道首句虛下四句正其寔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一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

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參序子嘗謂鄭大夫子產有合于君子之道四焉。四者維何？恭以持已，君子之道也。子產位至上卿，吾懼其才大而驕，位高而後矣。其行已也，過寮案而退讓，居成功而抑損，何恭也？敬以事上，君子之道也。子產仕歷四君，吾懼其權重易凌節，久易變矣。其事上也，則內之竭忠，以盡智，外之畢力，以禦侮，何敬也？也仁以養民，君子之道也。况鄭方疲于奔命，其民窮，宜賑之以惠，子產一意喚咻，舉疲敝之民而生全之，其古之遺愛歟？義以正民，君子之道也。况鄭方狃于積衰，其民玩玩，宜糾之以義，子產一意振飭，舉淫縱之民而約束之，其邦之司直歟？故曰有君子之道四焉。

析講刑疏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儵公子之子稱公孫襄公三十年執鄭國之政公子發字子國公孫之子以王父氏爲字故後或謂之國僑○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爲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修己以敬是也○大全金氏曰當時鄭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旂章服各有尊卑也井田制壤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井之患故使民封土爲疆通水

爲洫以正經界一時使民力爲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議有取我田疇之謗夫三爲居三居爲井伍益五家爲伍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真氏曰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又歷仕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內息諸大夫之爭外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于諸侯之伐而鄭能以弱爲強○行已四句各要切子產說行已以一身之應接言恭是謙卑遜順如辭色見稱于子羽爲善必歸于子皮是也事上凡三朝執政詞命與交際皆是敬謂兢業小心如始事簡公不懈臣職繼事定公克盡相道是也惠是宣拊循之愛布安養之利凡植田疇教子弟致生民誰嗣之歌者皆是使是驅使駕馭欲民就吾條理義是肅名分之閑嚴體統之限凡辨廬井別章服範斯民于約束之中皆是

晏平章全旨

此夫子借仲以風世全在敬之久久字重看要切下士皆所交者久而能敬亦有不爭權不挾貴意士大夫交一不敬便有許多猜疑嫌隙交不能全貽害不小故亟稱仲以風之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參大全子曰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若晏平仲善與人交矣凡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惟平仲則不諂不瀆一以敬相與交雖久而敬不衰也惟其久而敬則愈久而愈親也

析講平仲下交齊之處士蘇賁上交齊大夫吳軫至老不衰亦是久敬處夫子在齊與仲處者八年知之最深故稱之邢疏晏桓子之子也諡法治而無苛曰平

臧文章全旨

文仲在當時有智名未子直指其一節以見他不矜亦衆好必察之意不曰焉得智而曰何如其智謂何等樣是文仲之智也此正夫子辭氣渾厚處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大龜也節杜頭斗栿也藻水草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

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諂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參大全子曰臧文仲以知各矣以予觀之文仲之作室以藏龜也刻山于節以象龜之靜畫藻于稅以象龜之藻真若大龜之居處于是而吉凶禍福可以諂媚而趨避之也夫知所務之為知今文仲不務民義而諂事鬼神如此其心之惑亦甚矣人都稱他為知吾不知果何如其為知也

析講邢疏按世本孝公生僖伯彌彌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則辰公子彌曾孫也彌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故姓曰臧也諡法云道德博聞曰文○家語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

○左傳文三年秋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下展禽廢六闕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三日文仲使人祭之○蔡氏曰古聖人作卜筮以神輔之非以神主之也今文仲居蔡崇重如此若禍福悉決之鬼神而已無所主矣此何等樣知耶○朱子云此只說他不知不說他僭若僭便是不

仁尹章全旨

仁尹○大龜出于蔡地故名居字活居蔡者作室以居蔡也
子張論仁以迹夫子論仁以心忠清亦不在仁外
但仁不止忠清耳兩未知子文處是未知其心之
純雜何如文子處是未知其心之安勉何
如忠清以一節之善言仁以心德之全言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爲人也
喜怒哀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
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
出於天理而無私欲之私也是以
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參淺說春秋之世人臣徇私忘君幸亂圖功者多矣乃子文
文子其制行似有可取者子張問曰楚國令尹有子文者曾

三次爲令尹人競以爲榮而彼無有喜色及三次已其令尹
人皆以爲辱而彼無有愠色方其已之時却將舊日爲令尹
之政凡可利吾國者一一告之新爲令尹之人使有所依據
而行其行事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子曰斯人也知有國不知
有身據他行事可謂忠矣曰制行如此亦難矣意者仁矣乎
子曰仁者內既無私心而外之行事又當于理今未知子文
之所以然者果皆純乎理而無私否也安得遽許以仁

析講刑疏令尹宰也周禮太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
號○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于鄧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
母畜于鄧淫于鄧子之女生于文焉鄧夫人使棄諸夢中虎
乳之鄧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
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寔爲令尹子
文○麟士云按左傳子文爲令尹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
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不爲爵勸
不爲祿勉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爲政度人以
用人傳惠以撫下是其忠亦槩見也○蔡虛齋曰註中喜怒哀
不形釋三仕三已物我無間釋舊政必告知有國而不有身
通釋上兩節忠處全在此句上見得○當理而無私心之謂

孟子曰有人事當于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于理惟心與事一皆純乎理而無一毫之私方可謂之仁○子文但知位為國家之位而不以一己之進退為欣戚知政為國家之政不以人我之去留為勤怠故夫子許其忠文子潔身去亂不以十乘為意不以屢遷為難而惟恐弑逆之汚巨故夫子許其清此只就二子事迹上許之而未暇較其心何如也子張則以無得無喪近于仁者之安仁故疑子文之仁以富貴顛沛之際人多違仁又子能棄富貴而不顧必欲去亂適治故疑文子之仁然子文之忠若其心果出于天理之純然而無入欲之私文子之清若其心果見于義理之當然而非迫于利害之私則亦仁矣而今未知其果能否也安得遽以仁許之乎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

得仁

乘去一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四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安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二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僭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戎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參淺說子張又問齊大夫崔子弑齊君當時陳文子亦為齊大夫其家有馬十乘可謂富矣乃不肯苟安于亂人之國棄而去之至于他邦見其臣僭亂不忠則曰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之一邦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猶吾國大夫崔子

也又去之其行事如此夫子以為何如子曰斯人也潔身去亂惟恐殺迹之汚已據他行事可謂清矣曰意者仁矣乎子曰仁者外之行事合理而內又無私心今未知文子之所以然者果真有見于義理當然而無累非迫于利害之私而或悔也安得遽許以仁

析講左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公鞭待人賈舉乃為崔子間公皆子朝于齊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俯楹而歌賈舉止衆從者而閑戶甲與公踰牆射之中股反墜遂弑之○不全涂氏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清忠與清乃仁中之一事○胡氏曰必其見于事者皆當于理發于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謂之仁○麟士云子張初問就事論事也故曰忠曰清再問就事論心也故曰未知焉得仁各開說若子文偕王偕夏及在子玉致敗文子不能正君討賊兩三年後仍返齊王預大政亦都不成其器然或因因此並將忠清二字一齊放倒則焉得仁處反無氣力非正指也觀集註當

不形物我無間潔身去亂各上半截極其形容而後以未知操轉可見若愚聞一段自在圈外○前一違之是却富貴而不辭後兩違之是值屢遷而不悔○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說比干夷齊是有本的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猶言大夫崔子只是君弱臣強都是這樣風聲氣習非必弑君如崔子也○楚自熊通僭號是為楚武王至魯莊公三十二年子文為令尹魯僖公元年楚人伐鄭五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又秋楚人圍許十一年伐黃十五年伐徐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二十一年執宋公以伐宋子文無諫也二十二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頃而還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遺之卒以致敗然猶爭伯不已凡此皆僭王偕夏之事

季文章全肯

夫子不與文子同時不過聞往事而評之以立善思之準見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

尚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
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辭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
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
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
過舉矣而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賂焉豈
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是以
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
參大全季文子執政凡事必反覆三思而後行其心以爲處
事之道必如是而後可也而不知其思則已過矣夫子聞而
譏之曰人之處事固不可不思而亦不可過思故事之至也
始焉未得其理者須着仔細思到思而得之是一思雖見得
極是又須平心再思一遍如此則是非可
否無不當理其思斯已可矣何必三哉

析講語類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人欲只管
熾義理只管滅百思也只不濟事橫渠說聖人不教人避凶
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私意起而
反惑集註補出意夫子口中只宜就思上渾渾說○王觀清
曰文子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一夫子只要人計是非不計

利害故再思可矣○斯可矣言已審不是言可行○三思只
是展轉反覆之意非真用三次思量也天下之事以義理斷
之則是非可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
而無窮註中已審字正貼此可字言義理已審也雖言此以
譏文子亦示人當以義制事而不迫于利害之私也○左傳
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
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魯文公十八年薨文公妃敬嬴生
宣公嬴嬖而私事襄公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遂立宣公
元年文子如齊納賄以請會會于齊平州以定公位凡篡立
者諸侯既與之會則臣不得討討之
與弑君同故會平州而公位乃定

甯武章全旨

此夫子表武子之忠以立臣則重無道則愚邊愚
對智巧趨避言亦對明哲保身言是不顧利害不
計死生不可作大智者愚說註盡心竭力二句詮愚字保身
濟君正其愚之不可及及處人臣犯難從君子君未
必多濟且或至喪身而武子不然所以不可及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當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
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
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
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
其愚之不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
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合泰子曰甯武子仕衛當文公時邦正有道則見可而進相
時而動是其智也當成公失國邦無道時智巧之士未免退
避武子則竭忠盡誠委身奉君是其愚也自人言之莫不謂
愚不如智矣吾自其智觀之安常處順隨分盡職凡有乘時
之哲靜鎮之才者亦能之猶可及也自其愚觀之冒險濟變
君與身兩全此固智者所深避而不致
爲不能爲者真不可及也武子賢矣哉
析講真註邦寔指衛邦有道只是內變不生外患不作無道
是晉文外構不阻內爭時爲於可爲之時則智爲於不可爲
之時則愚○邦無道則愚只用不避艱險意講其愚不可及

內方兼不避艱險人難及其忠保身濟君人難及其才○有
道而知雖亦有務財訓農通商惠主敬教勸學授方任能之
事然隨時乘勢上命下承雖謂之無事可見可也如盟宛濮
而國人不一納案體而主躬不虞貨賈術而免君于醜鄰好
成而釋公于執武子不避艱險保身濟君之事可聚見矣朱
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却似
愚然又事事處置得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爲愚不可及也
○備考晉文公伐衛成公請盟弗許國人出其君以悅于晉
公出居襄牛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攝國或訖于公
曰立叔武矣元咺于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
守後武子與衛人盟于死濮晉人復成公叔武爲沐聞公至
喜捉髮走出公孫顯華仲前驅射而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
也出奔晉訟公當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公不
勝殺士榮則莊子謂武子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置諸深
室武子職納秦饋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視酖
衛侯武子賂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
晉侯乃釋成公公再出而
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

子在章全旨

夫子連說歸與便含傳道意下正見之狂者必簡
狂字重簡字輕成章蓋狂處即是章成其為狂非
別有文章也不知我就小子說聖人欲裁在言外彙解道不
行于當時而欲裁小子以傳之後世此歸關
係甚大非不得志而為無聊之思也須善會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在簡斐然成章

不知所以裁之

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嘆也吾黨小子指門人
之在魯者在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
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成其道於天下至是而
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
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在士志意高遠猶或可進於道也
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參本全孔子周流在陳知道不行而嘆曰今世終無用我者
矣吾其歸與吾其歸與道既不行于當時猶可傳之于後世
吾黨在魯之士志意遠大而在困累于世事而簡其體實片

段已各斐然成就有文理可觀固非卑下凡庸者可企此皆
傳道之器也但學力未至時出平規矩法度之外而自己不
知所以裁之以令于中道吾安得不歸而裁之也

析講夫子凡三至陳此言蓋發于三在陳之時。輔氏曰大
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可進于道然于
高遠又有脫畧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是不可不有以裁之
也。王觀濤曰章字對卑鄙庸陋言狂者志大志大者自有
一段高明軒朗處與卑鄙庸陋者不同故曰章惟狂故簡亦
作好字面看不是取詞。狂簡成章如子路之勇真成一
勇再求之藝真成一藝言語德行之料齊被他做得成
了不知所以裁如琴張曾皙牧皮之夷考其行而不掩是已
○成章是做得成一片良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做得個狂者
成只是半上落下故要裁。瞿見湖云狂簡三句意要相接看
言吾黨之小子在簡者真能以古人自期待真能不以勢利
羈其識見之高明志氣之遠大自成一規模而斐然可觀
但恐其只任資質意向做去不知所以取裁于中道而未免
過中失正之病此吾所以欲歸而裁之也
○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令正也

伯夷章全旨

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量。夫子特表而出之，以見其好惡之公，德量之廣。如此。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此安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天子孰能知之。

參朱子：子曰吾觀古伯夷叔齊者，清介極矣。惡惡太嚴，疑若狹隘而無所容矣。要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惡其惡耳。到他既改，便自無可惡者，不追念其舊日之惡，故人之被其惡者，咸愧其有以自取而幸其不終棄我也。怨之念自然少矣。

析講：不念，字有化而忘焉之意。此與不遷怒一般。聖賢之心，皆是如此。○麟士云：此與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一例同，是想像推度之詞，全無事實。不然，便謂有人曾以三公易下惠之介，痴人說夢也。○朱子曰：夷齊平日以隘聞，故特表之。

執謂章全旨

執謂一事未免有許多委曲，故不得為直。

子曰執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西反。○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矯美，曲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杜，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日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巧不謹也。

參大全：子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作偽，則不得為直。微生高人皆以直稱之，自我看來，那個說他直，即知

之其所惡者，因其人之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怨，生惡中。希，生不念中。只就一人說，非是直怨的人，少只是怨他，不甚便是希也。○史記列傳：靈至明而瞞者忘怨，此可以証怨是用希之說。○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

此夫子幾好必察之意，直者曲之反乞。

醉非難得之物或乞于我而我無之則直荅以無而已彼將去而求之他人則告之以可得之處可也求之不得往助其求亦可也今乃乞諸其鄰而與之乞鄰則必不告以求者之意及其與之必不告以得之之所掠美行私直者固如是乎析講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于大此語痛切○馮氏曰人謂申棧剛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智夫子以居察知其非智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醢知其非直夫子知入之道于衆好之而察蓋如此○此是即一節以勸其生平朱子曰如此與必如此取看他小事委曲如此處于驕萬鍾亦只是這模樣○夫子所譏雖在微生高全是爲世道人心慮蓋恐世人以不直竊直之名借直之名以亂直之寔故于此特爲嚴辨而直著之

巧言章全旨

此戒學者立心之不直也上是工于媚人的下是陽爲厚人的皆不以本心之直道待人故可耻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然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也夫子自言丘亦耻之蓋稱此老彭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參序子曰夫人立心貴於誠直凡前親交友無不宜本此由之有如巧言令色足過其恭此有意求悅于人邪媚之甚也左丘明心術之正嘗恥之而不爲丘亦嘗恥之又如內藏其怨恨之心而外却與其人相友善此以不測待人奸險之甚也左丘明嘗恥之丘亦嘗恥之甚矣人須表裏如一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本當如此則自是足了我却以爲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此是不誠實的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醢之義相似○恥之者總是聖賢繼世道正人心之意玩亦字語氣謂丘明常以此爲恥而丘所見亦與之合也

顏淵章全旨

總見聖賢之志俱公而不私而大小之分量則異○朱子曰子路有齊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

之心夫子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心○子路是治人各字然有
意于濟人而未必能忘已也顏子是治人字然有意于忘
已而猶未能無迹也夫子安信懷道埋理感而應使天下各
得其分蓋無不吝之迹而人無不濟無不驕之迹而已無不
忘此真因物付物而不待較量于物我之間與子路之公物
于人顏子之公善于子
人者自有大小之別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音合

盍何不也

泰直解顏淵季路侍子曰二子所
學必各有志向何不各言爾之志乎
析請言志只泛言所願與下論用世之志不同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去

聲○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合泰子路曰由今雖未有車馬輕裘也由竊以為繫吝之私
乃學者之大病願以所乘之車馬并所衣的輕煖皮裘與朋

友公共雖朋友敝之而我無憾意由之志如此
析講願字直貫到與共無憾舉車馬輕裘則凡一切之物可
知舉朋友則凡在人倫之內者可知子路志在公物太槩說
如此○子路為人勇于為善其言雖只朋
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
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
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合泰顏淵曰由今雖未有善與勞也回竊以為為竊矜之念乃
學者所宜泯如善而有能于已亦性分所固有則願無矜誇
自伐勞而有功于人亦職分所當
然則願無張大自施回之志如此

析講視已之善如未善視已之勞如未勞觀其用心雖
美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志加大焉子路車裘與共特顏
子善中之一善耳○伐施不在事迹上只在心上顏子主于
克己惟恐幾微意念克除不盡○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

自家做出來的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願無一字見造詣雖未至平此而志則存乎此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土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車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參大全一路進而講曰由回之志未于既聞之矣願聞夫子

之志何如子曰吾之志無他亦惟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天下有老者焉則安以養之俾之各享其逸有朋友焉則信以與之俾之各全其交有少者焉則以恩懷之俾之各適其性隨此身之所接而盡其固有之心聽夫物之自來而與以應得之理如是而已是則夫子之志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于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焉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若二子猶未免于用意真不可及已

析義真氏曰聖門學者欲信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苟躬行有一毫未到隨不敢以自許○朱子曰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物對說子路便是人食已忘私的意思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子路志在不吝顏子志在不驕夫子之志不可專作那家說蓋聖人于此隨處可行可行于一家可行于一國亦可可行于天下○外註因物付物意最要體認然亦要不言自見為妙○虛齋曰夫子舉此三者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三之字最自然見得老者自帶得安之理來友少自帶得信懷之

理來夫子安之信之懷之正是以天下之願為願不待安排亦無勉強故註中化土騁勸之喻最妙亦要見得聖人之心大公無我舉念所通自與天下相關切不待施之事為方見其能及人也如此便與言志有會

已矣章全旨

夫子特為是激語以作人自新意非絕望也已矣乎者嘆此人不得見于前恐終不得見于後也能字直貫到底見過與內自訟勿平看重內訟邊內自訟者直使無地可容必克而後已也

子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各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

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勵者深矣參序子曰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則復于無過然改過由于悔過而悔過由于知過吾嘗以此望天下矣今已矣其將終絕望乎吾目中未見世上能自見其有過而內自訟責有以覺前此之非而切今此之悔者也蓋人能自訟則其悔悟深

切方能改過然終不可得見焉謂之何哉

析講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見過輕內自訟重口不言而心自各則其能改不待言矣所以難見馮厚齋曰不見而曰未見者正不絕望于天下也○內字極有意蓋知過而自各于口其懲創或未深自各于心則悔悟必切三句須一氣讀下令人惕然深省方得聖人慨嘆之旨

十室章全旨

天下借已以醒人見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問之當勉欲人好學以充其質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

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參序子曰人之造道固貴美質尤須學力今人皆以質美推丘矣若以資質論之就是十室之小邑必有純朴篤寔可進于道如丘者焉况天下之廣乎但人皆自恃其忠信而不加

丘之好古敏求孜孜于學以充極此美質所以不能聞道而有成者鮮也不勉于學而徒養子質之不美豈不過哉析講好學要根忠信來學非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一邑凡三十六家十室之邑其言其小不滿三十六家也忠信是資性粹美可以造道者與他處自盡無違之忠信不同十室必有見易得意不好學有自恃自畫二意夫子好學如好古敏求忘食忘憂皆是不如二字是提醒世人處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個樣子丘字輕帶若全誇自己好學抹煞他人全不好學便非語氣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雍也章全旨

全章重論簡上敬字雖是簡之主宰處却不可以敬簡並提首節是有取于仲弓之簡而許之下是因其論簡而深然之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子非桑伯子比也末節雖只然其辨簡之言亦正見得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首尾自是一意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入君之度也參序子曰南面者居上臨下之位非其人莫可使也吾門雍也其人殆可使之居上而在南面之位夫子此言蓋以仲弓寬洪簡重有容物之量得臨下之體故與之也析講註簡字意勿着相○南面只是聽治之位不必泥定帝王說寬洪而不褊急簡重而不輕躁乃是居上臨下之體故曰可使南面註有入君之度二字以體言也蒙引度猶體也不止德量如言德量只說得寬洪包不得簡重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參存疑仲弓知得夫子許已南面是因其簡因見子桑伯子之簡與已有不同者故以為問殆欲觀夫子之與否以証簡之得失也夫子曰可也其為簡固異于俗繁者也析講語類想見仲弓平旦也疑這人故因而發問夫子所謂可也者亦是連上面意思說○可也簡說可處在簡上非可

其南面也。朱子解云：此人亦可，若以其簡也，猶云他也不是。煩的人，蓋未盡許之詞。○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爲友，蓋老氏之流。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

行簡，無乃大簡乎？

大音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衆存疑可也。簡之可與可使南面之可不同。仲弓把他看同了。疑曰：簡不可以一槩若使自居于敬，則心中有个主，罪其一身動靜皆收斂于規矩之內，以是而行簡，凡事擇其緊關切要者而爲之，不事繁文瑣碎，以臨其民，則事不勞而理民不擾，而從不亦可乎？這是簡得好。若自居于簡，則心中先無个主張，其一身又脫畧于規矩之外，以是而行簡，凡事不分

輕重緩急，任其疎畧，把紀綱法度都廢弛了，則事無可據之規，民無可守之法，毋乃太過于簡乎？

這便是簡得不好，伯子得無類是。

析講居屬心行，屬政居敬是就業不放逸，居敬所行之簡是存其大綱畧其細目，居簡是怠荒不就業，居簡所行之簡是太綱細目俱廢。○敬兼內外，中有主以在內者，言自治嚴以在外者，言○朱子曰：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今固有居敬的人，把得忒重，却反得瑣碎了。○按可乎，毋乃俱實証之詞，勿太煞，又俱是爲子桑辨，勿有儼然自擬居敬之簡意思。○仲弓因夫子可，伯子之簡，特將簡字辨論一番，簡字不可與敬字對看，須歸重辨簡上兩截尤重。居敬臨民，邊居簡一句，只是反看居敬行簡，猶云居敬了，又要行簡，非謂居敬而所行自簡也。問敬是就心上說，簡就事上說，否？朱子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但可行于臨民之事，不可治己，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敬而簡，則爲簡嚴簡易之簡，不敬而簡，則爲簡忽簡畧之簡。臨民本從南面字來，而不可乎，則非謂可居南面也。止論簡之可耳，毋乃太簡乎？亦止論簡之不可耳，因太簡不可，故并林然臨民字面。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參序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論簡之言精確至當誠居上臨下不易之定論故夫子深許之曰雍也以居敬之簡為可居簡之簡為不可豈不誠然乎斯言可以經世矣觀此則知夫子之以南面託雍者正以其敬簡而其僅可伯子者正以其太簡也此可以得治術之源流矣
析講然雍處自兼承可與太簡兩意來存疑云六簡之言正合我可也簡之意則失之偏矣不可從

哀公章全旨

此舉顏子學之成驗處以見其好學怒與過要看得細蓋犯而不較者顏子也此所謂怒蓋自天理人情所必有者而言三月不違者顏子也此所謂過蓋自幾微毫忽所未精者而言不遷不貳須本克己之功說來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

學者也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樂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懶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未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

入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令參哀公問弟子中孰為好學者。孔子對曰。弟子之能學者有矣。而好學者不恒有。追思其人。有顏回者。好學夫。學莫難于治心。而治心莫要于克己。故凡怒而遷焉。過而貳焉者。皆其心之蔽于私而不能自克也。回也克己之功至矣。物之偶觸不能無怒。然隨物而怒。亦隨物而忘。為能不遷檢之偶踈。雖不能無過。然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為。為能不貳。蓋平日克己功深。故能至此。可謂真好學矣。不幸天奪之速。而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此人。弟子雖多。下未聞有。好學如回者也。好學難言哉。

析講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不遷。怒者。因物之可怒而怒之。而所怒不在我。怒纔過。即水消霧散。是不遷也。若怒得不休。歇便是遷。非但遷于他人。為遷也。不貳。過者。到顏子地位。大槩過亦少。只幾微不謹。偶然一念差。便是過。便自知之。隨即消除。更不復萌。所謂不貳也。○陳新安曰。人惟不能克己。故遷怒者。已私之執滯也。貳過者。已私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自克己上來。

子華章全旨

此章見用財之道。當以夫子為準。一則與所不當與。而優于惠。一則辭所不當辭。而過于廉。故聖人皆教之以義。○大全陳氏曰。弟子為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賞與義也。有餘以周鄉鄰。亦義也。夫子于赤。非吝于息。非奢。辭受取與。惟是義之當否爾。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金請益

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爲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孔子使也金

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糸序子華爲夫子出使于齊冉子爲其母而請粟于夫子亦友誼也然使子華之母果不足于養夫子當自與之何待于請故子答之曰吾與之金明示不必與也冉子病其少而請益子曰吾與之庾明示不必益也冉子猶病其少欲再請益不可乃自與以已之粟五秉

析講子華爲夫子使齊亦是服勞之義必無內顧之憂冉子爲友而念其母亦是至情故因其請而與金與庾至私以五秉與之則傷惠矣故夫子以義進之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

急不繼富

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糸序夫子從而示之曰求之與粟得毋謂赤果不足于養母乎試觀赤之爲我適齊也所乘者肥馬所衣者輕裘其家富矣我聞之君子周人之急而不繼人之富今赤已富而汝又多與之粟無乃繼富乎亦異乎君子之用財矣

析講集疏云與金與庾亦是義尚可少與尚可少益者如古問餽之意夫子非徇求請也但過多則傷惠耳○肥馬輕裘止見赤之爲母氏慮必周若待旁人請粟置赤何地吾聞之也云云重不繼富邊亦微示以不必與意弗若着赤看虛齋曰夫子此言以正求之過與而已之所以與少之意亦見矣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爲魯司寇時以思爲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參那疏孔子爲魯司寇大夫也必有采邑大夫稱家故以原思爲家邑之宰夫子與之粟九百此爲宰之常祿義所當受者思狷者以多辭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鄉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再子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敘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

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泰序夫子為思通其義也而止之曰此皆爾宰當得者故辭倘稟有餘以與爾鄰里鄉黨之貧乏者可乎推君之惠以周人之急受固義也與亦義也何以辭為

析講大全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于此耳○毋字重議是正意以與句是餘意○為宰與粟亦是任職受祿之義思之辭不是獨節立各只因平素以淡泊自守見此九百沒用處故辭其

多非盡却之也殊不知九百之粟為宰與非為思與故子以毋辭正之見常祿不當辭以廢朝廷頒祿之公典此句重以與句是代思通其惠正以成思之廉也

仲弓章全旨

春秋重世卿雖有賢才崛起亦不得從政故發此論以見用人者不可拘世類也犁牛二字亦不必拘以為此惡不過出于微末之意耳通節須重牛上說只指仲弓若顯言之則是欲彰其子之賢乃揚其父之惡非厚道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壘利之反騂息

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為孝

令參夫子私論仲弓曰物之見用于世者非可限于其類也世上有雜文之學牛固不足取乃其所生之子其色純赤而駢既合當代之尚且角又周正而中犧牲之選如此自可用以祭山川矣人雖以其出于羣牛而欲不之用山川之神其肯舍置之而不享乎物之不廢于所生如此人之不係于世類亦若是矣

析講太全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稷社稷之牛角尺是角中程度也○孔子當時初不會一字染着仲弓此亦記者知其言之所發而繫之如此○山川之用便是人用蓋決言不舍之意

回也章全旨

此是勉顏子以至誠而勵諸子以希顏也三月不違不是替顏子正是引進顏子處日月至焉不是抹倒其餘正是勉勵其餘處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

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一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參存疑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惟心無私累者為能治之回也以明健之資深克復之力視聽言動純是天理用事雖至三月之久而其心之所存所發與仁常不相離蓋幾幾乎中心安仁者也若其餘群弟子非不從事于仁但無持久之功或一日之內心有其德少間又為私欲所間而違乎仁或一月之內心有其德少間又為私欲所間而違乎仁如此而已矣其餘求進于日月之中則賞于仁而可臻不違之境回也從容于三月之後則一于仁而并其

析講太全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却是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趙氏曰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類語三月不違仁不是三月以後一向差去但於這道理久後磨斷一

斷便接續去若無些子間斷便全是天理所以與聖人一樣者以此○日月至焉是客從外面到底然亦是徹底會到一番却不是勞弊見得个恁地○有疑云日月至焉不是一月一纔一至就去是一日月之內皆在干仁○內外主賓只言三月不違仁常在內為主日月至焉仁來自外為賓不添欲字作伴何如曰餘子之去顏子雖自地位遠在然曾聞及子貢之倫皆包于圓便未可十分抹煞○仁只是吾心之天理三月不違仁者言吾心之天理常為主也非說心是一物仁又是一物而不違之也蓋天理本無去來而心為動物時有出入仁便因之而合離矣朱子云心如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便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月之久無塵垢其餘或日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此喻最確○合其餘衆人言或有人日至焉或有人月至焉就其餘中一人言或有時日至焉或有時月至焉亦須悉得

季康章全旨

此以三子之才告康子亦啟以器使之道也果達藝就平日言從政方說到應用上季氏語意看得從政甚重日可使日也與猶恐有未可意夫子語氣看得從

政甚輕止就三子才品上論果達藝日何有是綽有餘裕之意正對他可使一字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

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

何有與乎

聲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材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參存疑季康子問天子之門如仲由者可使從君為政也與子曰凡人優柔不斷者不足以從政由也資性剛決遇事能斷平日是个果的果則能任難勝重於從政也何難之有日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凡人執滯不通者不足以從政賜也心胸穎悟事理通曉平日是个達的達則能剴劇剖發于

從政也何難之有日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九才不能泛應者不足以從政求也心思工巧處事有方平日是個藝的藝則能隨幾應變於從政也何難之有三子各有其長如此用人者當得隨材器使之道矣

析講問從政例為大夫何據然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與朱子曰冉求退于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可見○麟士云朱子說甚明今人于子夏為莒父宰仲弓為季氏宰兩處問政皆說得橫天蓋地又何也○為政者君從政者臣故以大夫為從政果則足以決大疑定大事于俄頃之際達則事至物來可否立辨藝則設施措置應用不窮故皆可使從政胡氏曰康子終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

季氏章全旨

此皆閑子不欲破公家而強私門之意其心難以顯言故託使者婉辭之善字只是能達我之意止彼之召便是善

季氏使閑子騫為費宰閑子騫曰善為我辭焉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音祕為去聲汶音問

閑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在濟南魯北竟上閑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閑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閑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閑子豈不能見見而豫待之乎知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閑子其賢乎

泰序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閑子騫賢故欲用之而召使為宰閑子騫曰我之心不欲仕也爾其善為我辭爾大夫焉如有不許辭而復來召我者則吾必出境而在汶水之上矣爾大夫豈能越境以相召乎

畔○金氏曰費乃季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閱子所不骨○善爲我辭辭今此之召也如有復我預却其後此之召也○汶水各出瑯琊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淮

伯牛章全旨

此見夫子篤師弟之情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扶夫音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水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亦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參序伯牛有疾想非常疾也夫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勢如此其亡必矣是誠命矣夫以斯人也而乃有斯疾也以斯

人也而乃有斯疾也不應有而有之其真莫之致而至者耶

析講大全金氏曰北牖牖字誤當作牖蓋室中北牖而南牖

○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出禮處○喪禮大記疾病內外皆掃君

太夫撒懸士去琴瑟寢東首北牖下○命乃莫之致而至者

只命矣夫蓋不咎其致也斯人推其素有德行而言張南軒

曰如顏閔之死乃可謂命于顏曰短命于伯牛曰命矣夫蓋

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于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

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

賢哉章全旨

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此章重不改其樂句大凡論造詣須看他當境何如惟當境其寒際夫子從寒際一說出顏子心境來以見其賢一賢字前虛後寢是嘆其所造高所養純也若說贊他安貧則淺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貧
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嘆美之○程子曰顏子之
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
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
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
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
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
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合參夫子嘆美顏子曰凡入學道者多得道者少賢哉惟回
之為人何何以見之蓋人其難于處貧而回則貧之至者矣
一簞之食何非一瓢之飲何薄蕭然在于陋巷之中何困他
人處此不堪其憂戚而回也泰然自得不以是而改易其胸
中之真樂是其所見者大所養者
純豈人所能及者哉賢哉回也

析講王觀濤曰不改其樂非樂貧亦非樂道蓋道即心心即
樂若說樂道還與道爲二了作文勿出道字玩不改字則樂
在貧先非因貧有講賢哉句宜用幾于忘殆于化等語切
一簞食三句是極形其貧困以見不改其樂之難程註自

其樂自字是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原有此樂不日
樂而日不改其樂蓋顏子克盡已私全是天理此心與理渾
洽自有悠然自適處胸中氣象眼前光景直與造物者遊一
切世味都不上心來即此便是真樂故不改朱子云顏子不
夫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
○玩此則不知有樂何知有貧不知有貧又何有改不改二
字須如此體會方得陳潛室曰已得道人樂處則是道固不
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但說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
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就空著寂之病聖賢着定工夫豈是
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蒙
引雖窮居不損焉顏子豈以簞瓢陋巷而
改樂哉使顏子而富貴其樂亦猶是也

冉有章全旨

此即求也退故進之意加不足者中道而廢二句是
夫子設言力不足模樣以振冉求之委靡意宜活看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

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悅夫子之道誠如口之悅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曰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參蒙引冉求曰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求也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但資稟昏庸力不足以從心也子曰所謂力不足者非不用其力也乃是用其力以前至于中道欲進不能而不得其力以求進也乃以不足為辭

析講悅畫二字正相反悅者必不畫畫者即非真悅求之畫而不進由于悅之不深故也悅苟深必欲罷不能豈有畫之理惟其畫以自限故局於藝而不能充拓耳○冉子陽借其力不足之名以陰諱其不悅之寔開口就是畫了○夫子已窺見其微故直破之○蔡氏曰子之道以一心而動靜之德以一身而體陰陽之和其理則仁義禮智其具則禮樂政教其文則詩書易春秋道中正自有可嗜之味在悅者企慕欲得之意朱子云廢是奸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

的或是才質不可勉者畫則自謂才質不敏而不肯為學者○如人擔重担行遠路行到中途氣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此是畫處

女為章全旨

此造子夏以真儒之學一勉一戒當一直說下勿平為字無字緊相呼應夫子從儒上分別人君子小人只在用心上慮其誤入于小人而猛為提醒耳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參存疑子謂子夏曰人之為學所以學為儒也然同為此學而用心以分則人品遂別如致知力行只欲求得于己君子儒也女勉為之若致知力行只欲求知于人小人儒也女慎無為焉蓋為己為人一念之間而君子小人之分遠矣可不審哉

析講爲己爲人是君子小人正註謝氏註遠太意原置圈外
今人以作正講故文易淨也○蔡虛齋曰學爲仁學爲義但
知其爲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盡吾事焉而已者爲己
也若學爲仁學爲義而欲以致聲華于利祿者便是爲人也
此不分于其迹分于其心迹則同而心則異也○註中爲己
字要活看舉天地參贊位育經綸事業君子皆以爲己任則
責己者何等遠大原非徒爲守一身己也只是以此爲身內
之事而非有所爲而爲便是爲己耳若死看註中爲己字則
子夏原是篤信謹守的人夫子又何必以君子儒勉之乎

子游章全旨

此見下品宜端意得人只是心與之弊非是取之輔
政由不徑一句是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體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爲爾乎曰有澹臺滅
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反○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
者公事如餘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
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

入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
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人之情可見矣後世
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子之
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則

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參序子游爲武城宰子曰爾爲宰干彼會得有立心制行之
人足以表示風俗爾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其人者舉其
素行一二端可以概其爲人他行必以大道不由小捷之徑
進見必以公事非公事則未嘗至于偃之室也偃之

所得者如此此其動必以正而有以自守可知矣
析講朱子曰馬爾乎三字是語助○王觀濤曰公事是禮事
故註云飲射讀法之類賢士大夫皆至邑宰之室以行禮而
來也時文悞作政事似說來贅謀議了○滅明貌甚醜夫子
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
貌取人失之子羽○行不由徑三句只隨舉其一節以見其
平立心正直制行端嚴也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行路
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
之虛齋曰滅明爲人如此其可謂好人子游以是取之亦可

謂知人矣

孟之章全旨

此夫子為居功者訓也。不伐要本，其真心來說。反全軍于既敗，而獨策其馬以自掩，此其中心真有痛我師之敗績而不欲以功自見者，以為戰敗而還，憂臣辱之心，所到故夫子特與其不伐。

子曰：孟之友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聲殿去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善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掩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之心，則人欲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參大全子曰：有功者易伐，若孟之反者，為能不矜伐也。戰敗以殿後為功，孟之反當我師奔北而獨為之殿，則彼齊人不得長驅而前，我師得以全軍而返者，反之功也。及將入門，是國人屬目之時，乃策其馬而言曰：非敢獨後也，馬不能前進，無如何也。非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掩其功，深自損抑如此，亦賢大夫哉。

析講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武叔請戰。孟僖子洩師有師，冉求帥左師，以武城人三直為已，徒卒與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涉泗，追之。孟之友後入，以為殿。○不伐與顏子無伐不同，彼就心德上說，此只就一事上論戰勝以前為功，戰敗以後為功，蓋以身而提敵，以已而衛衆也。將入門正衆人屬目時，正可以見功之地，于此策馬而歸，于馬之不前，真个不伐。○殿在車後，前曰啟，後曰殿。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不有章全旨

此只重慨時尚之非，意不是教人求免，惜惡亦不。是為難免者，惜若月不倭不美，而遂至于難免，習俗之澆漓為何如。○全要得聖人傷時之意，而字作不字看。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

之世矣

鮑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鮑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衆序子曰世情好諛悅色必人人祝鮑宋朝而後可其不有祝鮑之口才不有宋朝之美色而欲免世人之憎惡難矣哉析請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免于世則世之衰微可知中人以才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爲變易矣此聖人所以嘆也○饒雙峰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好色矣○邢疏春秋定公四年食于召陵衛靈公行祝鮑從及臯鼫將盟將長蔡于衛衛侯使鮑私于長弘乃長衛侯于盟是時世貴之也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杜註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魯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爲宋美人而善淫也○難免者言無以悅人之聽而莫不病其短于才色無以動人之觀而莫不鄙其近于野是也且今之世則舉世皆然不特衛與宋也此嘆世人但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誰能章全旨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誰能何莫四字緊相附屬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一氣說方得怪嘆意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嘆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入自遠爾衆序子曰事之有道亦猶室之有戶也由之即是離之即非矣自今觀之戶者人所出入之地誰能出而不由之若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至簡易至切要其所當由更甚于戶而世之人何故乃莫由于斯也不亦深可怪哉

析請大全馮氏曰莫不肯也○饒氏曰何字內有深意○宋子曰何莫之云猶何莫學夫詩耳若只以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禮犯義而不由于道者爲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陳氏曰夫子怪嘆時人蓋曉以道之必當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誰能不由戶是勢不能不由此便由塞無從而出勿添知由能由說語亦勿添入字于出字之下要知此章是夫子以由戶提醒世人不由戶如何出室若不由道何可一步行得所謂出門便有礙也如事親長人所同然必孝弟方是道必能孝弟方是由道

若不能孝弟雖日事親長不可謂之由
道易由不由賞由不由皆怪嘆中意

質勝章全旨

此章論文質不可相勝當時以質勝為野以文勝為君子故夫子言質勝者誠野其文勝者非君子也必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然後字重看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揚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自可以受采也文勝而主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也
參陳氏子曰人之一身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若質勝乎文則文不足而為野文勝乎質則文太過而為史蓋文可益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然後為成德君子野之與史皆不可同且語矣學者可不酌其中乎
析講麟士野史君子作三項人不易○文質彬彬謂寓忠信

誠越于威儀文詞之中飾威儀文詞于忠信誠懇之表此乃以質為主而文以輔之謂之君子則非野亦非史矣○文質只就人身上說忠信誠懇之自然者質也威儀文詞之燦然者文也野是野人鄙略無文采也史是史官世道章微史官或多聞習事而誠懇不足者如周官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大史小史皆掌
授祭賓客會同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

人之章全旨

此示人當順理而行也全此直理則生不虛生不妄然雖生而無益于世總是發人猛省意直專以理之言罔兼立心制行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必得所以生之理如耳目則有聰明之德父子則有慈孝之心見孺子入井則有惻隱之念見下可羞惡事便有羞惡之良此寔理自然而無一毫偽曲者也故曰生理本直○罔是脫畧作偽以是為非以黑為白其粗至于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善惡惡不如惡惡具好善不如好善也是不直○生理本直是本句正面本文是人之生也直非說似天之生人也直如內不遷于情外不發于物指人之順理說補在直字下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兩
泰太全子曰人之生于天也寔理自然初無委曲本是不
的可見人必直而後可以生也彼人之不能順是而罔不
直者是失其有生之理而無可生者也而猶能保其生者特
幸而免耳然人可不反其生理之直以求
析講淺說人心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嘗不自然自然處
即是直殘忍無恥是罔之也○
麟士上生字始生之生下生
字生存之生不能順是方着作用以解罔字上句只說理故
曰生理本直似不可動○人當順此理意在兩句夾縫處不
在言內或只依文不補尤妙蓋是正反相足也○按罔字與
枉字不同如學而不思則罔猶無也言只
無此理也不能順是還在罔字上一層

知之章全旨

此夫子因造道之淺深指出地位之高下欲人勉
其所未至也知好樂俱就現成說勿着工夫蓋論
工夫則樂原于好好原于知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
然亦只就目前造詣言非謂知不可進于好好不可進于樂

也蓋知之深自能好好之深自能樂耳
說○三之字俱指理四者字作三樣人看好則求其所知而
志向事上樂則得其所好而有趣融洽本一貫事而功候有
淺深故地位有高下也作支發
兩不如字全要引進學人意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

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
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
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
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衆存疑子曰人之于道謹者討論明于心而知所往知也知
之與不知者有間矣然尚在可否之間未見其真心寔意求
必得之是不如好之者好則深慕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
真心篤意而求必得之也好之視知之有間矣然方欲求
之未必有得于己是不如樂之者樂則本之于身由生而熟
由熟而安從容和順不勉而行有得于己豈但方欲求之而

已哉然則學者當由之而經由焉而樂斯可矣

析講淹說以地位之高下言勉學者之意在言外○朱子云人一生便有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已必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上至而此理已得之于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于吾身則樂莫大焉○兩不如字以兩人言之則彼此有其不知以一人言之則前後有其不如四句接連說下有一層進一層意未到此處假借不得既到此處又歇脚不得

中人章全旨

此章就因材施教說而勉為受教之地在言外○立言本旨全為中人說法以上以下即所謂上智下愚此種人固不多得天下惟中人為最多兩呼中人全要他離下而造上便是人人可語地位此意不可不知上謂性命之微神化之妙也亦就下學中有那精微處便是上就下學中開發其精微處便是語上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

上也

以上之上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人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一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合參子曰教非可以驟施亦顧其小為何如耳天下惟中人最多而有所謂中人以上者則其資稟不凡而學力可以深造苟以道之精深者語之則我以心授彼以心受將超然而頓悟矣斯可以語上也若中人以上者則其資之所具者既凡而學之所造又淺苟亦以道之精深者語之則在我顧其安在彼徒滋其惑將茫然而無得矣是不可以語上也此所謂困人而施也而學者亦當勉力以為受教地矣

析講朱子曰中人以上以下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以下時便都包在裏面○麟士此亦與夫子之文章節相發○按可以二字見得學者有可下可教者雖欲都語上不得不可語上即是語以下但本文只言語上有可不可亦勿添出語下

樂運章全旨

此必因樂運有計較功利信惑鬼神之失而語之
總是說知仁用功處未便是知仁之本體知仁各
有兩層上一層固重下一層亦不可畧過蓋敬遠正以專其
所務然必敬遠則是非上左見得明後獲正以純其先難然
必後獲則功利上左洗得淨未句原雙頂說可謂二句見不
如此便不可謂知仁意虛齋云務民義敬鬼神分明于是非
上見得透故為知者之事先難後獲分明心于理而無一
毫之私欲故為仁者之心○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先難
後獲一句先字最重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

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
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
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謂知矣又曰先難克
已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討所獲仁也○曰民曰當務為急不求

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黎大全樊遲問知于夫子子曰是非之心知也民之義是人
道所宜為者則用力務盡至于鬼神亦必誠敬以祀却不惑
之以求福而遠之則知其所當知不知其所不當知是非之
心不失可謂之知矣遲又問仁子曰心無私欲仁也仁者于
凡事之所難必先之而不敢緩至于效之所獲則後之而不
為計此不汲汲于功利而心無私欲可謂之仁矣遲也知之
析講問知之事仁之心○朱子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
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
近裏知字說較近外○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
秉義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人所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
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
知者哉○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
是○先難後獲或即在為仁上說蓋去私存理工夫最難也
近來操觚家多主之○民義凡理道之所當盡職分之所當
為者皆是鬼神亦是正鬼神敬而遠之者敬者所報事之理
而已而不諂瀆之以要福免禍也先難凡身心之所切性分
之所關者皆勇往以先之也獲亦難中所必至後之者無期

必之心也朱子曰正誼未嘗不利明道未必無功但不以功利為心耳

知者章全旨

總是發知仁之妙句句根心說動靜是心之體山水是心之感樂壽是心之徵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

仁者壽

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敏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參序子曰天下之人有為知者有為仁者以其情性而言知者本性空明有似於水所樂應在水而喜其流行之趣仁者本性厚重有似於山所樂應在山而悅其敦良之基以其體段而言知者心無疑理不為事物所蔽即不為事物所拘無論為寂為感而其心一于流通殆極其動仁者全乎天理不為人所欲所雜自不為人所變無論為寂為感其心一于寧

謚殆極其靜以其效驗而言知者志氣清明則不為事世不為境累有隨往而樂之真仁者精神純固則物不能侵數不能天有必得其壽之理是可歷歷想見之者

析請大全朱子曰此不是兼仁智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只心之虛湛為知心之純一為仁○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此一章只要理會得如何是仁如何是知兩個字通透如動靜等說自分曉○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不用沿皆就知仁上看出○王觀濤曰樂水樂山是神相契不必見山水而後樂之當活看動是不膠靜是不擾明達之人知經又知權無可無不可全不執一故曰動純一的人人理不間以欲真不參以妄胸中無私意攪擾故曰靜凡人執一不通胸中便不洒落故惟知者樂此內者樂水樂山動靜樂壽俱是可驗于外者去子既其內而想其外見得知仁却有如此如此者不能一而盡也○仁知各開看一是渾厚的人所成就一是通曉的人所成就山水動靜等亦各開說程子將動靜作推原樂水樂山意蒙引作就樂山樂水見其然俱不必從樂水樂山非必得山水而後

樂也只是形容他心神所契各有其類耳境有在來而樂未嘗不在也動靜以體言乃體段模樣之體非體用之體也樂以心言壽以年言亦據理而言之也樂不取必于遇而取必于心壽不取必于數而取必于理須善看

齊一章全旨

此以道字為主夫子有志先王之道故深望乎齊魯之亟變以至干道也兩變字不同齊之變是萬去魯之變是振起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一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樂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一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待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合參子曰國家求治必如先王之道而後可昔太公之治齊

周公之治魯皆此道也至于今皆非昔日之舊矣齊俗壞于桓公之開勢雖似強于魯而先王之道已蕩然無有魯俗無英主振興勢雖似弱于齊而先王之道猶有存者若齊之君臣能變其政而作新之更弊政以革薄俗儘可如今日之魯蓋功利既革方可望以禮教夸詐既去方可望以信義而文武之盛固難以遽復也若魯之君臣能變其政而作新之起衰政以易頹風便可至于先王之道蓋禮教信義莫非先王之舊但修舉廢墜則紀綱制度煥然維新而文武之盛可復見于今日矣二國都要變而變有難易如此

析講此以二國之政俗言非以國勢之強弱言也上以是率民爲政下以是成風爲俗故以政俗言之胡雲峰曰集註政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餘風惡者伯政之餘俗此可見有尊王踐霸之意○一變至魯須再變乃可至道此言其變之難一變至道此言其變之易而齊魯不可不變意自在言下○饒雙峰曰俗由于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重禮教可知至漢初猶爲項羽固守城不下其崇信義可知○魯齊王氏曰史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

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日周禮盡在魯矣此所謂循在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都註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修甲兵作內政而資軍令則可速得志于天下註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也此條釋外註程子

觚不章全旨

無限感慨

此章重名寔二字春秋時凡事各存寔亡者多故夫子寄慨于觚即正名之意也一不字二哉字有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

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非國矣泰序夫子因觚發嘆曰器有所謂觚者因其有稜角之制而

各之者也今失其本制而寔不觚觚

哉觚哉尚從謂之觚哉誰為至于此

析謂麟士云馮說酒器為是集註兩存必重前說○觚哉觚

哉呼其名而重言以嘆之也○上觚指器下觚指制觚哉觚

哉嘆器之失制也古人制器必尚象上圓象天下方象地且

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時已有破觚為圓者矣徒取其

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千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

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嘆之其

事雖小而輒變古制之漸已兆于此矣

宰我章全旨

此宰我憂為仁之有害故設為不可從之事以窮仁者夫子亦即其所問者發出君子圓通妙用見天下事入仁者之心而不能窮仁者之仁可知天下必無蹈仁而死而仁之可為見矣陳新安曰有切于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仁者不若是其愚是以貴乎學也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

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

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誑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合衆宰我問曰仁者以慈愛爲心則必切于救人雖或告之曰井之內有一人溺于中焉其將以身從于井而救之也不救則無惻隱之心救之則有沉溺之患仁如此其難爲乎子曰仁即欲救何爲其從井然也蓋仁者即成德之君子也君子自愛愛人此可使之逝而往救也不可使之陷其身于井也蓋君子凡事信之于理可以理所有欺之也不可以理之所無而罔之也蓋救人者仁者之愛也不從井救人者仁者之明也愛而能明爲仁何嘗有害哉

折講大全或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朱子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一事說可欺不可

君子章全旨

可罔是總說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存疑井有仁焉本無人也故曰雖○何爲其然也猶云何必如此也虛虛若轉之詞寔意正在下可逝一句即發透議論者未是○王觀濤曰君子可逝四句上一句以事言下一句以理言下一句足上二句之意勿平對○瞿昆湖云可逝不可陷此指救人一事言可欺不可罔寬論其理而逝乃欺中一端也惟可欺不可罔故可逝不可陷○欺者乘人之不知而誑之理之所有而事之寔無也罔者掩人之能知而愚之理之必無而言之欲有也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有與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或未必真有而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斷無此理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于井中哉

此示人以求道之方也博是博求在外屬知約是約上以身來屬行博文如多識前言往行旁通各物事變皆是約禮如視聽言動必由于禮皆是博則有以會道之全約則有以守道之要約先以博則聞見日廣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而約不患其無基博繼以約則身心有據可以應物而動皆直則而博不失于汗漫故曰可以弗畔玩亦可二字當是訓君子以用功體道非是贊君子語○博約工夫

缺一不可非博學則無以約禮非約禮則博學為無用約則在博之中禮則在文之中弗畔即在博約合一之中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音夫

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然其要故其動必以禮規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正畔道矣

合衆子曰君子之學將以求道也道之散殊而燦著者則為文道之規矩可循者則為禮不博文則所以窮究夫理者未得其詳不約禮則所以踐履夫理者未得其要未必其不畔於道也誠稽之古以究聖賢之成法考之今以識事理之常然而博學于文又將這博學者約之以禮諸身擇其至當不易切近可守者行之而一循乎禮如此則內外相助博不至于泛濫無歸約不至于流通失中即未能與道為一亦可以弗畔于道矣夫學者不可不勉也

析講大全朱子曰禮字不可以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又處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

之使就于禮耳○博學條目多事事着去理會約禮只是下

个道理如視也是這個道理聽也是這個道理言也是這個道理動也是這個道理○博學是致知約禮乃是踐履之實

○翼註道散于詩書六藝者燦然成章謂之文道體于躬行寔踐者截然有矩謂之禮約之以禮之字指文而言謂舉詩書六藝之所得約之為大中至正之矩矱而率之由之也

子見章全旨

此章子路守經夫子行權總是不失其正之意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

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

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參序子見南子子路以南子非可見者不悅夫子乃出誓言日子之行有所否而不合禮不由道者則得罪于天天必厭絕之天必厭絕之也子何疑焉

析講大全程子曰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于是時豈得不見○饒雙峰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同異言則不入故夫子與之失言欲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矢之者言之憤激而近于贅者也

中庸章全旨

此慨人之離道也中庸就用上看蓋隨事隨物而各具者也夫子贊中庸正範民以中庸意中庸即至中庸至而無有不中不庸者若說至字即在中庸上說言其能何足嘆哉民只是知愚賢不肖之類鮮此德由世教衰民不興行而然若中庸上言鮮能此道則以氣稟之異有過不及而然也彙解中庸之理見于日用常行而寔為吾心固有之德故曰中庸之為德也民鮮久矣即行事不合中庸以見心之鮮有其德也子思所引上句去之為德也四字只是言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

中庸之道下句加一能字便令知行二意與此處語氣微別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行少有此德久矣

參序子曰人所同得者為德而德之太過者則可損不及者則可益皆非其至也惟中庸之為德也無太過無不及為日用之所不可易其至當恰好無以復加矣乎此乃人所同得者乃今世之民安于習俗之弊非太過即不及其鮮有此德者亦已久矣自有而自失之是豈凡人之責哉

析講大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知有章全旨

此章論仁子貢就仁之功効及人處說夫子是就仁之本體存心上說首節扼其求仁之遠次節示

以仁體末節示以求仁之方總是教子貢不必求仁于遠也
○立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于人仁之事也○通章大義總為博施濟
衆夫子所謂勿施于人恕之事也○通章大義總為博施濟
衆說法見仁不當求之事而擴求之心子貢說民說衆夫子
只說人已子貢說施說濟夫子只說由達子
貢說博夫子只說近須看他語語對針處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
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
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
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衆大全子貢有志為仁而未知其方以為仁道至大非窮極
其量不足以言仁也故問曰如有仁焉博施恩澤于民而又
能所濟者衆無一人不獲其澤其德何如可謂之仁矣乎子
曰博濟若此何止于仁這等地位必也有聖人之德又有天

子之位行仁到那極處然後可以當此乎然聖如堯舜亦尚
以施濟未周為病此非堯舜不能
盡仁蓋博施濟衆勢有所不能耳

折講大全陳氏曰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自衆人之
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于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衆
不皆被其澤者○朱子曰仁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衆
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
○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
耳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麟士云可謂仁
乎或問是揀个太底來說朱子曰然蔡覺先亦曰如此而後
可以謂之仁矣乎○引作尚疑未足以盡仁亦可從○語類
問何事于仁曰只得作仁止于仁○必也聖乎二句當連看
蓋上下句文意有抑揚反覆意是緊轉連看不是下直連看
子貢之問蓋以仁道至大非窮極遠不足以當之蓋疑施
濟猶未足以盡仁也夫子言施及于民濟及于物皆是仁博
施濟衆功用最大仁不足以盡之正與問意相對聖以地位
言不是離乎仁而為聖
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扶 大音

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

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泰本全夫所謂仁者不必事功之廣濶而在心體之周流其
心純乎天理之公而無私欲之閒看天下之人皆吾同體如
已欲立以自植其身即思慮置他人而立人扶持栽培使之
有以自植已欲達以自遂其志即思慮置他人而達人必無
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遂即其勢有不能盡立盡達而視人
猶已吾心已無一毫人欲之私矣仁者之心如此

析請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
正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
事事皆然○問欲立達立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濟的功
用曰博濟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猶病然若得果無私意
已存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
○麟士曰按語類謂已欲立便立人已欲達便達人仁者之
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無甚着力此皆對下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而言因下是恕近于勉故則此爲仁謂之自然也其

寒到立人達人少不得知明處當四字今人不解遂謂人已
之際一欲可通已方欲立欲達便自立人達人如想空塑影
都無寒際○語類若曰已纔欲立達便自然立達別人天理
周流無間彼此益不待于譬也若對上節則但以兩人字換
他博衆字便自渾融如老安少懷何必限定安懷得多少
只存心自然決無一毫自私自利反半上不落耳若謂已欲
立達而即已立人達人則其願乃更奢更浮于子貢又豈聖
人立教之指乎○此是狀仁者之體段就愛之理說仁只是
此心之天理周流于人己之間無一毫已私間隔便是已欲
欲字最重求之民與衆則仁愈遠而難求之己之欲則仁更
近而易下節迎字正從已字欲字看出夫子之意只欲子貢
從心上體貼出仁來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人我原共一
已動念自然相關但凡人爲私欲間隔所以看得人是人已
是已仁者之心太公無我寔見得天下之人本吾同胞動念
即便周徧如此則事事皆天理念念皆天理已所欲中隨有
及人之道矣立達亦不是空存此心只是立達一人也是仁
立達得千萬人也是仁隨其地位皆可盡仁不必定要博施
濟衆耳立達有分教養說者謂立是養之使安其生達是教

之使達于理亦可從但不知渾講爲妙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是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譬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于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從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

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爲

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泰序仁體之以近如此則求仁者何必求之遠且難哉但能近取己心以譬諸人必以我之欲立欲達而知他人之亦欲立欲達然後推此心以立之達之則人己之私由此而去天理之公由此而全雖未可謂之仁而可謂求仁之方法也已何徒以博濟爲哉

析講大全朱子曰朱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麟士云己欲立達而立達人此地位不可因對博濟判作容易此便是將那仁者底全體大用來立個樣子與子貢看教子貢下手尚在能近取譬處○能近取譬即彈怨之事盡得此事則己私漸克天理漸復求仁之方莫要于此蓋己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是仁人欲間之便與心不相貫通恕者所以去間之方也近取就在立達上見之苟自一念之立達而推之人是即求仁之門路遇一事便可行對一人便可行舉一念便可行故謂仁之方也朱子曰仁如水仁所發之愛如水之潤物意如開水使流此喻最明切○子貢博

施濟衆是干事功上求仁。夫子以達取譬是在心體中見仁。見得求仁不必施之博濟之衆也。常存此施濟之心而已。必待博施濟衆而後爲仁。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仁。**語類**第二節以己及人。第三節推己及人。

論語卷之三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043